

灯下漫笔

## 不懈的人生

✿ 杨良勤

急匆匆奔回老家祭奠父亲，站在父亲墓前，顿感周身充满说不出的悲伤。刚叫了一声“爹”，我便哽咽难声，三年的泪在那一刻全部奔涌而出。

父亲只上过四年级学，可在村里人口中是个“能人”，也是我们兄弟姊妹从小心中的偶像。打我记事起，父亲就修拉锁、修自行车，后来又学会修手表、收音机，再后来跟着一个外地师傅学钣金、翻砂、电焊，谁家的东西出了毛病都要找他去鼓捣，生产队的农具坏了也交给他修理，好像父亲无所不会，凡是村里有的东西他都会修，尽管全是无偿帮忙，他却乐此不疲，随叫随到。久而久之，一个村甚至镇上整条街的人都对他高看一眼。

父亲爱钻研，经常看书看到深夜。不知道他从哪里弄来一些科普书籍，照着书上做实验，用马铃薯发电，用猪油做肥皂，还买来漆包线自己学着做发电机。那时候我们家还没有接电，父亲在树上绑上一根长长的木杆，把自做的风叶和发电机捆在上面，靠着风力点亮院子里的一盏小灯泡，这些让我在心里埋下了爱科学爱钻研的种子。

有一年，供销社买来一台黑白电视机，那是全镇第一台电视机，每天晚饭后，附近的人都拥到供销社去看电视。有一次电视机出了毛病，只见雪花不见图像。有人建议找我父亲来看看，虽然之前他从没有接触过电视机，然而经过一阵摆弄竟然还真的搞好了。从那一天开始，父亲又开始钻研电视机，镇上成立农机修配厂，父亲正式进入厂里当了一名合同工。

1981年我考上大学到外地读书后，父亲已接近50岁，岁月风霜依然没有磨掉他的创造热情，记得那时我每次放假回来，他跟我谈的最多的是晶体管、跑电机、发动机，他还经常带着我看他自做的电机，改装的机床，我也是学工科的，可看着父亲的作品，我总是自叹不如。

父亲60岁那年，农村条件还比较苦，厕所都在院子外面，看父亲半夜上厕所冻得瑟瑟发抖，我不禁萌生了凑钱在城里给父母买个小平房的想法。父亲说，让他住在城里就等于坐吃等死，人老了不能老，什么都不干人也就废了，还是在农村好。我既为父亲的固执而无奈，又被父亲的执着所感动。

父亲80岁那年被查出得了癌症，而且已是晚期，我们全家犹如晴天霹雳。我请假回去看望他，刚走进病房门口，父亲抬头看到我，远远地向我伸出手，我打小受农村家庭父严子顺传统的影响，从来没与父亲握过手，但那一刻我情不自禁地紧紧握住他的手，父亲老泪纵横，我也双泪涕流，父子俩抱头痛哭，这是父亲对生命的不舍与不甘，也是我这个做儿子的无奈与无助。这一幕始终是我心底的一根刺，常常在梦中扎醒我。

治疗9个月，我盼望的奇迹没有发生，父亲走到了人生的尽头。最后的几天，父亲已经陷入昏迷，我却因工作特殊不能守在父亲的身边。那天凌晨，妻子打来电话：“你回来吧。”我马上意识到，父亲已与我永诀。

从坟上回来，走进父亲去世后三年再没有人住而略显破败的小院，环顾四周，尽管已是春天，却不见往日的温暖。正房门前的水泥地裂开了道道缝隙，从中长出一株不知名的小草，虽然柔弱却满透着清绿，我感叹它的顽强，便提来水壶给它浇水。

几天以后，我收拾行李准备回家，这一次离家不知何时能再回来。我特意来到父亲的小院，不经意间看到那株小草竟明显长高了许多，在晨风中轻轻摇曳，仿佛在我挥手告别。我不禁蹲下来凝视良久，心情无言的复杂。它诞生在水泥缝中，缺土少肥，不可能长成参天大树，即使夏天的骄阳没能让它枯萎，冬天来临时也必须化作一枝干草，纵使如此，它依然在春天里忘我地生长，给大地增添一抹盎然，无怨无悔。

我想，父亲的一生就如这棵小草。对父亲最好的怀念就是做这样一棵小草。其实，每个有所追求的人又何尝不应当是这样的一棵小草呢，有了肥沃土壤就努力长成大树，没有优越条件也不用自暴自弃怨天尤人，只要为大地贡献一抹生机，这不就是生命价值的体现、伟大人生的诠释吗？

荐书架

## 《十年巨变》 折射伟大时代的灿烂光辉

✿ 张阳

自中国作协2022年3月份启动“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”征稿，作为常年奔走于金色田野的欧阳华，积极拥抱新时代，凝聚“四力”行走在沙颍河边的平原深处，明聚焦新时代中国山乡翻天覆地的史诗性变革，与乡亲们摸爬滚打在一起，创作出了带露珠、冒热气的长篇纪实文学《十年巨变——乡村振兴的李寨实践》，一滴晶莹露珠，来折射大时代灿烂的光辉。

多次参加中国作协的深入生活项目，欧阳华对“深入生活，扎根人民”有着天然情感，长年累月地穿行在田垄地头，沐浴着新时代的明媚阳光，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，乡村翻天覆地的史诗性变革，让她的创作深深向下扎根，饱含着敦厚的张力和磅礴的激情。

报告文学是“写实”的文学，更要文学地“写实”。报告文学既要报告，更不应弱化文学，显然作者把握住了最佳“配料比”。“大事不虚，小事不拘”是应有之义。如此翔实的报告，将十年巨变的步履记录得“踏石留印”，清晰敦厚，板板正正，沉甸甸的干货满满；而如何将丰盛佐料烩成一桌大餐，作者显然用足了心思，让文学当仁不让地唱起了主角，艺术性、趣味性、可读性完美统一，雕琢成一件美轮美奂的艺术品，蔚为壮观。

作品源于生活，还原出属于新时代乡村的原汁原味，打捞出乡村烟火气的高清画面。翻开文本，牢牢围绕主旋律，充盈着金色田野的正能量。湿漉漉的乡村味道、金光闪闪的乡村美景、质朴奋进的乡村人物，有血有肉，有情有义，将笔触

近段时间我发现，日近头顶，露水集上的人潮还涌着。看各人摊儿前，配着鲜绿生生的菜蔬，多了清格灵灵的药草：年前草夏枯草，金钱草龙须草，鱼腥草蛤蟆草，益母草艾艾草。又有半枝莲、金银花、蒲公英等，多了去了。有我认得，叫上名儿的，有我认不得，叫不上名儿的。打问摊主，一种药草，雅名儿俗名儿，掰扯出一大串。

就说这夏枯草吧，一老者嘴一嘟噜，别名进出好几个，什么牛桔草、麦穗草、棒槌草，金钱草又叫过路黄、镜面草、翠屏草、金锁匙、连钱草、对座草、叶钱草、钱叶草。想乡人，对一株野物，像家养的娃娃，非起个属于自家的名字，分明是溺爱，却弄得远离田亩的人犯迷糊。看他们穿扮，极为简朴，裤腿浸露，脚面沾泥，料都是刚从田间来。所采药草，虽皆俗物，却是各具妙用：法得寒，能避灾，可治病。我熟悉车前草，俗称猪耳朵草，叶片偃得如莲花宝座，可清热利尿，凉血化痰，轻炒轻煮后，凉拌炒食，蘸酱做馅，味道极佳。小时充饥，从河畔剥来，母亲常拌面让我们吃的。忆十十来岁时，我暑日嘴馋，吃多了西瓜，闹起肚子，整个人都蔫了，母亲急慌慌，从屋檐下吊挂的草捆中拽出几样草棵，紧急煎煮，端来让我喝了，第二天，就又活蹦乱跳了。那捆下的草捆，都是端午日采来的药草，其中有车前草。

那时，家住逼仄，屋檐下的土墙上，钉了很多长钉，一包包一串串，挂了很多东西，像杂货铺子。有玉米辫子，有辣椒串子，余多药草，大多是端午那日早上采来的。

如今，街头游走，摊前逡巡，看地上一堆堆一捆

# 考场大神是怎样炼成的

✿ 史越三

疯癫，我笑他人看不穿”的江南第一风流才子、南京解元唐伯虎。此君与范举人、孟进士不同。范孟二人属勤能补拙型，锲而不舍、金石可镂，不惑之后，终于梦想成真。唐伯虎乃风流才子，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29岁第一次参加乡试，就一举高中解元。据说，次年若非牵连考场舞弊案，又是会元在握。另外，还有连中三元之说，不足信。从考试成绩看，唐解元之科举应是举重若轻，属考场大神级人物。因此，金榜题名时不似范举人、孟进士那般失态。

唐伯虎也写过一首诗——《领解元后谢主司》：“壮心未肯逐渔渔，秦运咸思备扫除；剑贯黄金方折阅，玉遭三黜忽沾濡；红绶敢望明年饼，黄绢渐惭此日书。三策举扬非古赋，上天何以得吹嘘？”与孟进士的诗不可同日语。读孟进士的诗，能读出一个春风得意不可一世的人物形象；而唐解元的诗，非但读不出形象，甚至不忍卒读。观此二诗，46岁的苦吟诗人孟进士倒像个年轻的风流才子，29岁的风流才子唐解元反像个酸腐学究。其实，唐伯虎中了解元也是很自得的，专门刻了“南京解元”大印，画上、书法上、藏书上，哪儿哪儿都盖，生怕别人不知。以至于今天，成为人们鉴定唐伯虎书画真迹的一个重要依据。可见，真情流露出佳作，过于理智，写不出好的文学作品，哪怕你有连中三元之才。

上述三人，一为虚构人物，不论。另两位虽也声名显赫，但所凭或诗文，或书画，有关考场之美文佳话只是点缀。要说起来，真正以考试名垂千古口口相传者，还得首推勉强题名金榜的孙山先生。不错，就是成语“名落孙山”之孙山。提起孙山大名，恐怕无人不知，若说其事迹，则知之者寡。据宋·范公偁《过庭录》载：“吴人孙山，滑稽才子也。赴举他郡，乡人托以子偕往。乡人子失意，山缀榜末，先归。乡人问其子得失，山曰：‘解名尽处是孙山，贤郎更在孙山外。’”因此文，有成语“名落孙山”，指考试或选拔未被录取。遍考古籍，有关孙山之记载，仅此一条。就是这位除了乡试金榜倒数第一没有任何光辉事迹的孙山先生，成为千百年来考场第一名。每至考试、选拔之际，其大名必被众人想起、提及。虽然，他是上榜者，却为落榜者的代言人，但毕竟也算人过留名。再过千秋万载，无数的考场大神，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。此君大名，却不会淹没，千秋万载，一统考场。

此外，还有一些古代状元，亦是声名赫赫。比如：唐朝的贺知章、王维、柳公权，宋朝的张孝祥、文天祥，明朝的杨慎，清朝的翁同龢，等等。然而，他们之名垂千古，不是因为状元郎之身份，而是因为其文韬武略，与科考无关。甚至，世人多不知其科考成绩。

世上万事，皆偶然必然之合体。假如，这位孙山先生成绩再好一点，考个倒数第二，恐怕，其大名也无由后传了；再假如，其大名不是孙山，而是烦琐拗口之字，还会有那么一条成语，还会不会口口相传？可见，一举成名易，名垂千古难。想要别人记住自己考场之风光，除了成绩之外，总要搞出点额外的动静。比如：像范举人一样，发一次疯；像孟进士一样，写出“古今高考第一诗”；像唐解元一样，刻一方“南京解元”大印，满世界盖，想欣赏他的书画，做他的粉丝，必须知道他是南京解元，必须转发朋友圈。像吴人孙山一样，有个朗朗上口的名字，再有个“乡人子”帮衬，整个成语出来……没有这样的动静，你贵为状元又如何，名噪一时罢了，过个十年八载再看，谁还知晓你在考场上之风光。就好比王维，光知道他“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”，诗中画中就是没有考生形象，也不写一首状元及第诗发朋友圈，也不刻一方“某年状元”的大印往诗稿上盖，往图画上钤，谁知其名是状元。亏得他诗画水平太高，不借状元之名，依然流芳千古。但历史上大多数状元可就没那么幸运了。试问，有几人知道孙山同科状元、榜眼、探花姓甚名谁？反倒是这位金榜倒数第一的“学渣”，名垂千古，俨然考场上成败之间一块醒目的界碑。

聊斋闲品

## 何事能妨笑口开

✿ 陈鲁民

非常喜欢陆放翁的一首诗《杂感》：“天际晴云舒复卷，庭中风絮去还来。人生自在常如此，何事能妨笑口开？”天边云彩舒了又卷，院子里风絮去了又走。自在的生活就是这样，有什么事情能妨碍笑口常开？

陆游的诗，多雄浑悲壮，郁闷愤慨，而像这样明朗愉悦，充满阳光的诗句则不多见，是故让人眼前一亮，不由浮想联翩：一向脸色凝重的陆游，笑起来肯定也很好看，天真得像个孩子。是啊，不论世事如何艰辛，人心多么叵测，我们都要笑着往前走；只要心中有日月，眼里有光明，就没什么事情能挡住笑口常开。

何事能妨笑口开？罢官贬谪挡不住。东坡这辈子，几次罢官贬谪，屡遭重挫，祸多福少，可是这都挡不住他的乐观笑声，曾放言：“人生不过百年，索性笑他三万六千场，一日一笑，此生快哉！”一次次渡过难关的东坡，不仅自己爱笑，也爱逗别人笑，他笑老友陈季常惧内是“河东狮吼”，笑诗人张先的老夫少妻是“一树梨花压海棠”，都成了经典搞笑金句，流传至今。

何事能妨笑口开？兵败折戟挡不住。曹操赤壁兵败，溃不成军，逃到华容道，旁人都垂头丧气，曹操却突然大笑不止，旁若无人，大大感呆了左右将士。有这样的乐观心态，卷土重来只是个时间问题。

何事能妨笑口开？甚至砍头也挡不住。若论命运差，几乎没人差得过金圣叹，但他却一辈子喜欢搞笑，看他的名著点评，幽默诙谐，常让人捧腹不禁，直到临死也是本性难移。他因“哭庙案”被押上刑场，最后关头，还给儿子玩笑打趣，猜谜语，逗闷子。这份洒脱豁达，也是举世无双了。

何事能妨笑口开？不是别人，是你自己，只要你自己想笑，就没有人能挡住你的笑。不是命运，是心境，保持一个乐观阳光的心境，笑声就会永伴身边。不是际遇，是逆商，面对逆境时的从容不迫，会让你永远笑口常开。

笑有五花八门，各具特色，无不蕴含着丰富的感情色彩：莞尔一笑最为和气，似笑非笑最为矜持，回眸一笑最为动人，开怀大笑最为豪爽。即便是一脸苦笑，也有苦中作乐之意。不论哪种笑，笑了就好，笑比哭好。但愿我都在笑声中成长，笑声中生活，在笑声中走完人生之路，“谈笑凯歌还”。

“笑一笑，十年少；愁一愁，白了头。”笑，不要成本，不需练习，不要场地，不需设备，张口就来，咧嘴就是，暖如冬日，爽如春风，是世界上最物美价廉的东西。既然如此，谁要妨碍我们的笑声，咱就不妨拿出鲁迅先生的狠劲，“苟有阻碍这前途者，无论是古是今，人是人是鬼，是《三坟》《五典》，百宋千元，天球河图，金人玉佛，祖传丸散，秘制膏丹，全都踏倒他。”

当然，那种假笑、奸笑、苦笑、狞笑、谄笑、媚笑、傻笑、皮笑肉不笑，并非发自肺腑，也与快乐无涉，其实并非笑的本意，也没什么正能量，无非是一种不良情绪的表演。

土地湿润，香草丛生，花木遍野。全国重点普查的467种药材，鲁山有近300种。屈原诗中所涉药草，鲁山几乎全有。这些药草，踩着节令，可于端午前走向成熟，活色生香，药效最佳。若再往后，暑热秋熬，就乏了，老了，衰了。如若不信，我们到田间去，觅觅跳跳，看那绿意盎然，嫩翠莹亮，油光滑腻，筋脉柔细，润眼养心，绝不似秋之深褐暗紫，浑浊颓败。我有一友甚懂药草，他介绍，凡人药的植物，时令最为重要：果类宜秋，熟了；根茎宜冬，眠着；花类宜春，开着；叶草类当五月初夏，端午前后，彼时，草木丰润，津液丰沛，盈着。时令就譬如烧窑的火候，错不得半点儿，早了是欠了，晚了是过了。

古人深谙此中诀窍。感恩屈原，在这草木繁盛、万物葳蕤的季节，舍身一跳，跳出了家国情怀，跳出了吾辈对草木的感情。阅读《离骚》，让我们记住了屈子对“香草美人”的痴情：他栽了九畹兰，种了百亩树蕙；他早晨上山，摘来木兰；薄暮下渊，采回宿莽；他早上饮的，是木兰坠下的清露，晚上餐的，是秋菊摇曳的花瓣；他身披香芷，腰饰蕙草；他裁荷成衣，拼莲作裳。他与草木结缘，浑身上下，缤纷溢彩，香气弥漫。他爱着花样，吃住草木，穿佩草木，走到哪里，都携着草木的芳香，仿佛成了香仙神香。留香于世，对于长达300多句的《离骚》，我们稍加梳理，就会发现，其中涉及的植物有100余种，什么申椒菌桂、揭车杜衡、薛荔胡绳；什么江离辛夷、施姊桑橘、茅艾女萝。有很多，到现在我也弄不懂，甚而未见过的。

豫西鲁山属古楚北陲，淮河以南，气候温暖，

## 一鸣惊人



【国画】 王学俊

人与自然

## 端午药草香

✿ 袁占才

捆，好一似药草的海洋，不由得让我想起老家的那面土墙。我恍然大悟：怪不得大老远的，空中弥一缕清香，原是从这条街上逸来：端午节快要到了。早年，母亲于端午日采药草悬挂，为的实用，亦因医疗条件不好。今非昔比了，而这些乡人不惜体力，早早起床，薅来这么多药草，想来，不只为换几文纸币，却是让枯燥的城里，也清灵灵弥漫出山野的清香。这种香委实难得，一年里仅萦绕这么几天，过过就没了。它虽比不得中草药铺里的味浓，但用洒水车，却是洒不出来的。

端午，实乃是个香节：收香之节，过香之节，酿香之节，留香之节。且不论田野间，新麦之清香，新油之醇香，收播之甜香。仔细品味，从早到晚，偶雨转晴，这空中，透着初夏特有的馨香。大自然奇妙，千树万草，几声春雷，几场春雨，几缕春风，润得草木肥嫩嫩、胖嘟嘟，可心地疯长。从根到梢，从茎到叶，所散之味，芬芳馥郁，清冽甘甜，却绝不似花果之香。花果的香流于表面，略显虚浮；草木之香溢自体内，深沉幽邃。药草更甚。聪慧

的乡人从众多的草木中加以辨析，又选出散香的药草来采。这些药草可摄生，可养性。是饮是啄，人食入药，功莫大焉！

感恩屈原，在这草木繁盛、万物葳蕤的季节，舍身一跳，跳出了家国情怀，跳出了吾辈对草木的感情。阅读《离骚》，让我们记住了屈子对“香草美人”的痴情：他栽了九畹兰，种了百亩树蕙；他早晨上山，摘来木兰；薄暮下渊，采回宿莽；他早上饮的，是木兰坠下的清露，晚上餐的，是秋菊摇曳的花瓣；他身披香芷，腰饰蕙草；他裁荷成衣，拼莲作裳。他与草木结缘，浑身上下，缤纷溢彩，香气弥漫。他爱着花样，吃住草木，穿佩草木，走到哪里，都携着草木的芳香，仿佛成了香仙神香。留香于世，对于长达300多句的《离骚》，我们稍加梳理，就会发现，其中涉及的植物有100余种，什么申椒菌桂、揭车杜衡、薛荔胡绳；什么江离辛夷、施姊桑橘、茅艾女萝。有很多，到现在我也弄不懂，甚而未见过的。

豫西鲁山属古楚北陲，淮河以南，气候温暖，